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中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閱讀理解-進階教師增能研習工作坊」



研習講義



-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二、指導單位：國立臺灣師大、國立彰化師大
-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 四、協辦單位：品學堂
- 五、參與單位：北三區前導及優質化計畫學校
- 六、活動目的：

- (一)透過循序漸進的閱讀策略實作，提升教師閱讀教學能力，讓學生能擁有閱讀策略。
- (二)發展跨校與異質學科於多元閱讀素材和策略之整合，進行有效閱讀策略教學。
- (三)運用教室觀察，發現教學問題，並透過經驗分享機制，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提升閱讀教學品質。
- (四)協助社群種子產出型增能，以系統化的提升閱讀專業能力，帶動本縣閱讀教育推動與發展。

課程		05/08 日(三)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時 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08:30~08:50	報到	曙光女中團隊	6F 國際會議廳
09:00~09:10	開幕/來賓介紹	北三區區長林國楨教授、 曙光女中姚麗英校長	
09:10~10:20	進階閱讀理解研習 (上)	品學堂《閱讀理解》雜誌創辦人 黃國珍執行長	
10:20~10:30	休息與茶敘		
10:30~11:40	進階閱讀理解研習 (下)	品學堂《閱讀理解》雜誌創辦人 黃國珍執行長	
11:40~11:50	QA 提問時間		
11:50~12:00	教師社群說明	曙光女中團隊	
12:00	午餐時間		5F 生命 教育教室
13:10~16:00	(1) 帶領教師進行閱讀理解素養增能，銜接 108 新課綱 (2) 帶領教師進行閱讀理解課程的設計、教案、教材的編寫		B1 未來教室

慈善的殖民主義

我的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為廣告、電影和電視劇寫曲子之上，對於上流階層眼中的慈善事業可說是一無所知。一直到 2006 年，我的父親華倫·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將他大部分的財產回饋社會，除了鉅額的捐款以外，又資助了 3 家基金會。這起震驚世界的事件，才讓我開始關注他們所說的慈善事業。

我們夫婦踏入慈善事業以來，體會到一種所謂「慈善殖民主義」的想法，捐款者有種自以為可以拯救世界的衝動。多數人響應慈善事業的方式都只是捐錢了事，而非正視當地發生的問題，對這些地方的了解少之又少，卻認為可憑著捐款幫當地人解決無論是種田技術、教育、專業訓練或是經濟發展等問題。我不斷的聽到他們無視於文化和環境差異，打算強行套用某地方的成功模式。這些決定常常導致意想不到的結果，例如為了降低非洲愛滋的傳染率，在紅燈區發放保險套，卻未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提高了無防護措施的性交易價格。

我想現在有比這危害更大的事情。

因為父親的關係，我常常被邀請參加一些非自願出席的場合。幾乎在所有慈善高層的會議中，你都可以看到國家元首與投資者和商業領袖交頭接耳的討論該如何解決現存問題，但這些問題卻很有可能是因為與會人士的失職所造成。很多統計資料顯示，不平等的狀況越來越嚴重，而非營利部門的規模卻在穩定成長。在 2001 年到 2011 年間，非營利組織的數量增加了 25%，這個成長率遠遠超越商業組織和政府部門。2012 年，非營利組織光是在美國就有超過 940 萬名成員，捐款額至少有 3,160 億美元。

慈善已經成為一種工具，它不斷的創造出大量的會議、工作和交流團體。在這個體制下，所創造的財富多供給極少數人享用，它所造成的不平等越嚴重，越是可以公然的提倡「回饋社會，消除貧富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富人坐擁享用不完的財富，然後將一小部分用於提倡慈善和捐贈。當世界上有人透過做慈善來換取心安，另一端就有人犧牲在不公不義的體制之下。

隨著越來越多具有商業頭腦的人踏入慈善界，商業目標也成為慈善活動的重要元素。我會聽到有人問：「投資報酬率有多少？」彷彿投資報酬率是唯一的指標，而不是那些關於民間疾苦的事業。

我不是在呼籲制止資本主義；我是在呼籲人道主義。常聽人說：「要是他們和我

們一樣擁有乾淨的飲用水、醫療服務、自由貿易、教育、安全的生活環境就好了」。是的，這些都很重要，但任何慈善事業都不可能解決以上任何一個問題。

我和妻子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但我們知道如何傾聽，並且將會一點一點學習並支持體制變革的每一小步。財富應該用於創造新的概念，用來撼動這個把世界變成一個巨大市場的體制。街道上隨處都有無線網路就是代表進步嗎？不，進步應該是，世上沒有任何年輕女孩因為飢餓被迫上街出賣肉體。但只要人們還在為自己的慈善行為沾沾自喜，貧困就仍然主宰著這個世界。

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

閱讀
小提醒

〈慈善殖民主義〉是一篇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作者以不同的角度探討慈善事業，讀者在閱讀時需格外注意作者提出了哪些論點來支持自己的立場，這又和我們過去的認知有何不同？

〈天才夢〉，張愛玲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¹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裡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裡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裡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²、「melancholy」³，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裡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裡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 bagpipe⁴，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註：

- 1.瓦格涅，通譯為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國作曲家、文學家，一生致力於歌曲創作，代表作有《尼伯龍根指環》等。
- 2.splendour，輝煌，壯麗。
- 3.melancholy，憂鬱。
- 4.bagpipe，風笛。

把車停好以後，我和李銳走在前頭往海濱走去，由於是冬日，海是灰色的，風有點大，遊客三三兩兩，一攤烤香腸停在一旁，冒著帶著鹹味的香氣。李銳滿懷心事似地皺著他的濃眉，腳下的石礫灘發出喀啦喀啦的聲響。我們站定在海浪打不到的邊緣，我說，這就是太平洋了。

海的聲音—為什麼那麼大？

李銳先生這樣問我（也許不是在問我也不一定）。然後來自內陸，從未見過海的他—面向大海，好像是回答他自己提問所期待的答案說：原來海的聲音那麼大。

海的聲音那麼大。有一億隻招潮蟹以步足在海與陸地的邊緣走過；雨珠撞擊海面，濺裂成無數更細小的淡的鹹的水珠，浪像心碎一樣顫抖。大翅鯨以鋸齒狀尾鰭切過清水斷崖，達悟人對著海大喊 Amonmonb。數千萬隻槍蝦開合牠們的螯，形成「蝦爆」，從高山而來的立霧溪與從赤道回來的黑潮交換彼此相異的鹽份與溫度，以致於產生像夢境的聲—音。中洋脊持續噴發，新鮮的熔岩把時間往海的兩邊推動，在某一個凌晨讓島民以驚愕的喊聲切斷自己與他人的夢境。潛行的菲律賓板塊宿命地與歐亞板塊撞擊，那是海底的雷聲，以時速八百公里推拉洋流。海草以及更深的海草形成森林吐出氧氣，魚群以鰓濾過水流，激動呼吸。雄黃花魚黃昏時以鰾發聲，那是一種愛的呼喊，而在世界最荒涼的海的角落，有孔蟲以寂寞的儀式分裂，深海魷魚以吸盤愛撫海底岩石。海帶來的聲音那麼大，沉沒在海裡各種深度的悲傷、狂喜、磨難與憤怒的聲—音朝海岸線鞭打出海浪，被陽光蒸發，在空中凝結成雲，—重又化為雨滲入土地，長出麥子、老虎、熱帶雨林或凝結成困住最後一隻猛瑪象的西伯利亞冰原。

我問

李銳先生您沒看過海嗎？他說沒那麼近聽過。

海的聲音那麼大以至於不可辨識裡頭微細的音響或啟示，海的聲音那麼大但梭羅曾在步行卡德海峽時曾遇過一個老人，自稱可以從那裡頭分辨出海上的天氣。海的聲音那麼大，就像一篇好小說。

而海對一切生命的生與死毫不關心，它沒有失望、激情或同情，亙古不變地打在不同的海灘上，發出只有海才做得到的繁複音響。風小的時候浪拍上礫灘，迅速滲入石礫與石礫間的縫隙，被曬熱的石頭會因遇水而發出細緻的響聲，如果你仔細聆聽的話，會發現連泡沫破裂時都會發出聲音。風強的时候，浪鼓動礫石互擊，劈啪劈啪地將它們推上更遠的岸或拉進海裡，石頭因此被磨礪得更加渾圓一點。

泥灘溼地也是生態上的「邊境」。被視為演化學上「關鍵物種」的肉鰭魚類可能就出現在這裡，牠們的身體器官因應了這樣的環境而形成決定性的革命：因為生物棲息淺水中時，只要有機物和吸收氧氣的細菌大量繁殖，水裡的氧氣便會驟然減少，肉鰭魚則演化出肺，因此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獲得氧氣，牠們並能使用特化前鰭把身體撐出水面呼吸。

泥灘溼地也是最可能積存各類毒素的地方，河流帶來的污染淤積在此地無法分解，只要毒素累積到一個臨界點，就會引起近海生態系的連續崩解。

而不論是哪一種海岸，活存在其間的生命都嘗試讓自己的身體努力符合此地環境「最佳化」（optimization）的生存狀態，牠們並非一開始就長得像這個樣子，而是一代一代拋棄、改造自己的身體而成功的。就像礁岩岸的螃蟹演化用較短的步足藏身石縫中，以較厚的甲殼獲得防護來取代移動速度快，沙灘上的蟹種則多相對演化出移動速度快的步足和相對輕盈的身體，當然也付出身體較脆弱的代價。生物在那個身體「最佳化」的過程裡，展現了對牠所生存環境的「信念」。這種信念沒有高級低級之分，只有實用不實用的分別。

而海對一切生命的生與死毫不關心。

我在這個太平洋島嶼的邊緣，在海灘上走路、思考，躺在黑暗的海的旁邊，聽著各種海的聲音，那聲音極其複雜，是一首可以不斷詮釋的詩。有時我也有衝動想發出一些聲音加入海，幸好歌喉不好的我仍擁有地球上最獨特的一種聲音——語言，我不只會呼吸、打鼾、呼喊、哭泣、喘息、尖叫，還會交談、溝通，或者唸詩。

或者唸詩。那聲音飄遊、響應，朝海的那邊而去，它遇到逆著海風飛行的赤腹鷹群，正在形成的颱風，海藻聚生而成的島嶼，被海風拉扯、海上閃電擊中，並在海潮中碎裂四散，終於順著洋流到達大洋那一頭的熱帶海濱。在那裡，年輕的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正在唸著他剛寫好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的一首：

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

寫，譬如說，「夜被擊碎
而藍色的星在遠處顫抖。」

信仰的光

周國平

（此文經過刪改）

信仰，就是相信人生有一種東西，它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得多，甚至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值得為之活著，必要時也值得為之獻身。這種東西必定是高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向日月星辰在我們頭頂照耀，我們相信它並仰望它，所以稱作信仰。

提起信仰，人們常常會想到宗教，例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等。在人類歷史上，在現實生活中，宗教信仰的確是信仰最常見的一種形態，不過，兩者不完全是一回事。

真正的信仰是相信人生應該有崇高的追求，有超出世俗的理想和目標。真正看重信仰的人絕不盲目相信某一種流行的宗教或別的什麼思想，而是通過獨立思考來尋求和確立自己的信仰。兩千四百年前，蘇格拉底就是被雅典民眾以不信神的罪名處死的。儘管他不信神，但有自己的堅定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人生的價值在於愛智慧，用理性省察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在審判時，法庭允許免他一死，前提是他必須放棄信封和宣傳這一信仰，被他拒絕了。他說，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過，活著不如死去。他為自己的信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信仰是內心的光，它照亮了一個人的人生之路。沒有信仰的人猶如在黑暗中行路，不辨方向，沒有目標，隨波濁流，活一輩子也只是渾渾噩噩。當然，一個人要真正確立起自己的信仰，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需要獨立思考，而且需要相當的閱歷和比較。在漫漫人生道路上，改變信仰的事情也是經常發生的，不足為怪。在我看來，在信仰的問題上，真正重要的是要有真誠的態度。什麼是真誠呢？所謂真誠，第一就是要認真，既不是無所謂，可有可無，也不是隨大流，盲目相信；第二就是要誠實，決不自欺欺人，有了這種真誠的態度，即使你沒有找到一種明確的思想形態作為你的信仰，你也可以算作一個有信仰的人了。因為你至少是在信仰著一種有真誠追求的人生境界。

因此，人生應該確立真正的信仰，讓自己的人生有崇高的追求。

基因改造作物之利弊



基因改造作物與傳統作物的主要差別，在於育種方式的不同，基因改造作物是利用基因轉殖技術讓預期的性狀出現在作物中，傳統作物則是利用雜交或是化學誘變的方式來做品種改良，傳統的育種方法僅限於在同一或是相似的物種間執行，但是基因改造作物卻無此限制。此外，傳統育種培養出來的作物可能會有存活率或生殖力降低，所收集到的種子無法在下一季栽種的情形。

下表表示基因改造與傳統育種之比較：

基因改造	傳統交配
1 特定基因的選擇、抽取、分辨。	育種過程中無法選擇特定的基因，僅能利用染色體複製時交換基因組合，再淘汰不需要的性狀。
2 將某種生物的特定基因植入到另一生命體內，如：把蠍子的基因植入玉米之內。	只有染色體對數與長度相符之生物雜交才能產生具生殖力的後代，這僅能發生在同一或相近的物種之間。
3 可藉由改變物種的基因序列，讓預期的性狀出現	需要長時間的演化過程，才會顯現預期的性狀。

基因改造作物的正反論點

支持	反對
基因改造作物可具有抗蟲害、抗病毒或細菌感染、可在嚴酷環境下生長的特性，因此種植基因改造作物可提高作物的存活率、增加生產量。	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機構的調查指出，在比較 18 個作物種植區後，發現其中 12 個種植區內的基因改造作物和傳統作物產量無明顯差異，另一研究亦證實這項論點。
基因改造可藉由改變作物的基因序列達到抗蟲或抗病的特性，因此通常不需使用太多農藥即可有效的防治害蟲。若作物具有抗除草劑的特性則可減少栽種時除草劑的使用量，以減輕對於生態環境之破壞。	栽種具有抗除草劑基因改造的作物，並不一定會因此特性而減少除草劑的使用，反而有可能使得其他植物間接獲得抵抗除草劑的基因，而得使用更大量的除草劑來清除雜草。
基因改造作物的生存力較強，可以有效降低栽種失敗的機率，並增加單位面積產量。同時在惡劣環境，如：沙漠或嚴寒地帶亦可栽植，故可以增加全球糧食供給，進而解決飢荒問題。	目前全球糧食的生產量足以餵飽全球總人口 1.5 倍的人口量，飢荒問題主要在於糧食分配不均，而非糧食不足。現今基因改造的專利技術多由少數企業所掌握，在這種技術壟斷的情形下，使得基因改造種子的價格升高，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因無法負擔，而加速全球性飢荒的出現。
種植基因改造作物使得除草劑的使用量減少，因此讓田野間的生物有更大的生存機會，反而有助於生物多樣性的維護。	基因改造作物的生長力強，在大量種植的情況下，可能導致基因單一化的現象，喪失生物多樣性，並破壞原有生態平衡。

基因改造作物比起一般傳統育種方式，確實帶來許多利益，但也引起許多關於食品安全的疑慮，除此之外，許多學者也對基因改造作物可能帶來的生態環境衝擊提出質疑，雖然在科學上尚無確切且具公信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基因改造作物確實有上述的缺點，但目前對其安全性仍存有質疑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閱讀 小提醒

基因改造作物的利弊多年來一直備受質疑，本篇比較了基因改造作物和傳統育種方式的差異，並提供了支持和反對基因改造作物兩方的觀點。